

一生一代一双人

——纳兰容若词传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王一倩
作品

一生一代一双人

——纳兰容若词传



王一倩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生一代一双人: 纳兰容若词传 / 王一倩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43-5340-2

I. ①一… II. ①王… III. ①纳兰性德 (1654-1685)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9361 号

一生一代一双人——纳兰容若词传

作 者 王一倩
责任编辑 赵海燕 宋凌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340-2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言

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其父纳兰明珠，博览经史，精通汉满语言文字，曾官至加太子太傅，显赫一时。受父亲影响，纳兰从小好学不倦，熟读通鉴和古人文辞，少年时就因诗之超然、词之俊婉，为世所周知。纳兰不仅精文翰，骑射亦擅，二十二岁就被授为三等御前侍卫，追随康熙帝左右，深得隆遇。

本来，摆在纳兰面前的是一条仕宦可至将相的万里云衢，但他个性桀骜不驯，鄙弃官场的尔虞我诈，痛恨同僚的附庸风雅，无视功名利禄的诱惑，在入仕的路上自我搁浅。于是，他那一腔不屈的抱负，只能化成绵绵的情思，寂然吟出。这个过程无异于在病弱的残躯上一丝一丝地抽剥他那悲壮的天质，扯不断的凄婉、剪还乱的离愁、沥不尽的悲绝、锁不住的相思都是思想的灵羽，潮水般涌来。理想抱负在它们的裹挟下也骤然炸裂肆窜，文思却如野马一样飞驰起来。纳兰一直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重生。

虽然官场让纳兰厌世，诗词却让他不肯轻生，他的词，一字一景，一行一波，一首一髓。细品每一句，不像是宫墙幽院内深沉的吟咏，却像是远远近近的声声梵唱，让那情路上迷了津渡的心，不顾迢迢的山水，不顾渺渺的烟波，甘愿落在西楼的梁上，修剪清净的岁月。

现实中纳兰孑然一身，诗词中他更是踽踽独行，他鄙薄因袭模仿、随人移踵，所以他的词不仅有一种繁华落尽后的超然，还有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傲。既然，灵魂无法与现实媾和，就要学会独噬寂寞。既然，性情无法与今世默契，就要懂得悄然陨落。因此，纳兰性德把自己养成了乱世中的一个传奇：他横刀立马，在清代文学史上独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疆土；他敏感多情，自诩是“天上痴情种”，在凄美的辞藻里苦恋自己的爱人；他是金戈铁马中的一片浮萍，在战乱纷争中逐水飘零；他“纯任性灵，纤尘不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内心却伤痕累累的词人。

三十一岁正当壮年，纳兰带着无法释怀的才情，在寒疾的催促下，郁郁而终。他的一生虽短，但他未负“清代词人之冠”的美誉，更未负“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盛赞，留下了三百多首词。词集《侧帽集》《饮水词》传写遍于村校邮壁，海内文士，竞相模仿。

纳兰性德的一生成于悲情止于悲情，他的词大致可分为五类：爱情词、悼亡词、友情词、边塞词、人间词。爱情词，记述了一生中最令他刻骨铭心的缱绻深情、无奈分手与生离死别。他把相思寄于词，铸就了一份跨越时空的缠绵与浪漫；他感慨人生的无常和爱情的渺茫，创造出千丝万缕愁情叠加的复杂的情感意境。

纳兰性德一生所交之友，与一般贵胄子弟不同，其挚友多为困郁不得志的汉族布衣文人。然而，纳兰性德多同情他们的境遇，爱惜他们的才学，所以他既为友人仗义疏财，又为其创造了施展才华的空间，这使得容若之居——淶水亭，成为当时京城文人雅客齐聚之所。

而纳兰性德挚友中，最让他挂怀的莫过于他的妻子。如果说曾经在他的爱情词中尚存一丝清新的喜悦之情，那么随着妻子的亡故，他一贯的洒脱和豪迈也一并消逝，只剩沉痛和哀思了。长久，便形成了哀婉凄美的词风。

如果认为纳兰性德只是一个呼朋唤友的多情的贵胄公子，却有失偏颇。从二十二岁（1676年）第一次护卫康熙出塞开始，随后九年的十三次保驾，就足以让他领略边塞的风光和感受出征的苦寒。因此，他笔下的边塞词充满了雄浑郁勃之美，其境界阔大，景物壮观，不乏豪迈的气度。

可以说，纳兰性德伤感凄切的爱情词与悼亡词，充满着对爱人的痴恋与追忆；其友情词饱含着对朋友的热血相待；而其边塞词中不乏金戈铁马，却又情思袅袅，其人间词既有繁华后的落寞，又有年轮易老的悲情。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词作，都充斥着词人的满腔深情，真可谓“一往情深深几许”。

目 录

序 言

卷一 深情缠绵的爱情词

十年青鸟音尘断，往事不胜思	〇〇二
相逢不语，一朵芙蓉着秋雨	〇〇八
旧事惊心，一双莲影藕丝断	〇一六
谁省？谁省？从此算纹灯影	〇二二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	〇三〇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〇三八

卷二 字字泣血的悼亡词

知己一人谁是？已矣	〇四六
午夜鹈鴂梦早醒，卿自早醒侬自梦	〇五四
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	〇六二
唱罢秋坟愁未歇	〇七〇
料得重圆密誓，难禁寸裂柔肠	〇七八

塞草霜风满地秋

一六六

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

一七二

卷五 五味杂陈的人间词

欲渡浣花溪，远梦轻无力

一七八

兴亡满眼，旧时明月

一八四

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一八八

伴我萧萧惟代马，笑人寂寂有牵牛

一九二

冰肌玉骨天分付，兼付与凄凉

一九六

冷处偏佳，别有根芽

二〇〇

后记

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

〇八六

卷三 肝胆相照的友情词

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

〇九六

莫被寒云，遮断君行处

一〇四

遥知独听灯前雨，转忆同看雪后山

一一二

羨杀软红尘里客，一味醉生梦死

一二〇

独卧蓼床看北斗，背高城、玉笛吹成血

一二八

匆匆刚欲话分携，香消梦冷

一三四

卷四 铁血饮马的边塞词

万里阴山万里沙，谁将绿鬓斗霜华

一四二

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

一四八

试倩玉箫声，唤千古、英雄梦醒

一五四

古戍饥乌集，荒城野雉飞

一六〇

卷一

深情缠绵的爱情词

少年游

算来好景只如斯。

惟许有情知。

寻常风月，等闲谈笑，称意即相宜。

十年青鸟音尘断，往事不胜思。

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总是恼人时。

十年青鸟音尘断，往事不胜思

人间自是有多情少年，纵然不是白衣白马轻狂如许，情意相融的一刹那，刹那即芳华，谱得世间一首好词韵，细腻绵长，叫人萦怀不忘；纵然日久情消，忆得当时风月，足以笑慰平生。

细细数来，好景不过只那些时日，翻来覆去地搜寻也不多。对于纳兰容若来说，让他终难忘怀的，还是少年时与青梅竹马懵懂嬉闹的岁月。那时，纵然青涩不知人间清愁，可是心中的情愫却像春天渴望萌生的嫩芽，顶着一身的果敢，无法阻挡，悠悠而生，然后幻化成一个女子的身影，暗自印在了容若的心间。如今青丝已与白发相间，当年被现实湮没殇去的爱恋，似一座不倒的冷碑，刻着年少轻狂的情志，昭然若见。容若叹一口气，念道：“当年的心事，唯有你知、我知、情知。”念罢，拂过覆额的白发，仿佛掠过十年前的某一个刹那。

那时，春光静好，风儿吹起绵绵的柳丝，似是勾起万千情丝；沈宛无心地走在春风里，大概花正浓，衬得那娇小的身子惹人怜惜，那张略微苍白的脸映衬在桃花深处，只一个回眸，不偏不倚，便撞入了少年容若的心坎里。容若被这突来的情思怔住了，心中涌出一股微微的羞和一抹淡淡的痛，几乎将他扑倒。

再看时，沈宛已经走在花间，映着天上那一抹怀春的朝霞，宛如红

衣飘飘的仙子，绚烂了纳兰府的整个天空。谁叫当时花正艳、晖光正好。那一刻，容若的目光一生再也离不开她了；那一刻，风清，云淡，她恰在那里，容若只觉得胸口发胀，少有的战栗出现，使得他一时不知所措。自此，她笑，也好，他便跟着她笑；她哭，也好，他的心为她发疼。

明明是那么熟悉而又友爱的同伴呀，为何恍若初次相识，容若的内心被牵扯着，倏然，升起一种如痴如醉的情意——今后管它富贵贫贱，只要她能与他共剪西窗烛；管它饥寒风雪，只要她能与他依偎着听残荷雨声；管她是咏絮才或是停机德，只要她懂他的浅唱低吟，懂他的眉尖心上。

那时，东风依旧，那秦时明月如同私会的恋人，有情便饱，不圆自润；无情便羸，自成残缺。容若，这个被情蚀骨的人，坐在这浸了情的月下，看着对面浅笑的沈宛，她齿若瓠犀，眼波流转，好看的唇角抑扬开合，恰如银盆的脸儿笑意盈盈，仿佛一呼一吸里，带着丝丝的甜意。容若远远地看着，恍然若醉，只好压着心底那根翻滚的心弦，装作寻常，聊聊她新制的裙袄，谈谈她最爱的词笺。心下忍不住感叹，奈何她进出的每一句音符，都如最清冽的泉声叮咚，一路欢快跳跃，管它前有浅滩，路途艰险。容若目不暂舍，此时若她有言：“那轮明月好美！”他都会昏了头地妄图登上云梯素手盗月吧！

大抵他的目光过于痴烈，沈宛敏慧如此，岂有不知少年郎那炽热的心意。花意总堪月光怜，俊朗潇洒、清秀如斯的容若早是扣人心弦的那个人吧。不然，为何眼角忍不住地柔情流转，嘴角止不了地微微上扬？

容若深情凝视，沈宛粲然浅笑，无论发出任何言语，都被好风好景

肆意偷窃，散布在天地间，只许花香馥、鸟鸣悠。缱绻春意花事浓，淡言浅语总相宜，相视一笑，醉了东风。

“待得秋实，你娶我可好？”沈宛心里默念，因娇羞怎敢说出口，心内却似满盘皆输的棋局，早已甘心附去。

“待得又一年桃红，嫁我可好？”容若痴痴想，却怕惊了表妹尚是年少烂漫的心，心儿却像飞驰的野马，早已奔她而去。

你未曾出口，我何曾开言，春花秋月下，天地似是默许了这未曾出口的婚约。

春朝夏暖有尽时，唯有明月与清风依旧。

自沈宛选秀入宫，天涯生离相隔以来，恍恍惚惚似有十年光阴。十年音讯似泥牛入海，杳杳不知。

沈宛，若你为寻常人家妻，大概拼了命，容若也会求得佳人在侧，任旁人蜚语流言；可你偏偏是一朝天子的侍者，而且他又是那个对容若护爱有加、恩荣俱与的人君！这叫容若如何与你互诉衷肠？纵有秋叶相捎，又几时能飘得出那门禁森森的皇城！

青鸟啊，枉你为传递情意的使者，十年光阴，竟未得沈宛音信半分；枉人间情众对你殷勤地嘱咐，你竟忍心负了有情人儿心意两片，生别离，不得闻。再忆再思之际，已是情念翻涌如海，往昔甜蜜时光历历在目。

如今只身孤影，竟如刀割生剜，痛不忍思忆。

容若抬头望向浩渺苍穹，不忍心痛，那曾如沈宛姣容的满月，竟也被思念撕成一把豁豁牙牙的残镰，空悬着他干瘪的思念。

无情的何止这如刀的黑夜，清清冷冷凄凄，刈割心间仅存的暖意。不忍思不忍忆的惧怕，才是胜过黑夜的仇人，它偏偏寻最痛的、最脆弱的地儿，肆意下手，容若差点被它凌迟。

寒月伤情，不看也罢，待得卷帘入室，偏又是何处的柳絮拼了命地翻飞入内，打开了容若不曾紧闭的记忆闸门：沈宛曾穿柳度花，丝丝长发如那摇摆缠绵的柳枝，绑系住了年少容若的心；如今已是物是人非，就连青柳亦不堪愁成了“白发”，四散飘扬，碎了容若的初心！

想念的灵动眉眼似在眼前，痴恋的皓齿朱颜可曾老去了模样。别离没有使情意变淡，反而使它更加缱绻。本以为时光淡忘了的往事，谁料，早已被岁月酿成了烈酒，不喝自醉，不闻自狂。

自从与纳兰相知、相许开始，她便像一棵树深深地植于纳兰心头，狠狠地扎下根去，发芽，长大，平平淡淡的岁月里成长着他们的记忆，而后便永久地定格成一幅画。画里，也有落叶，也有花开，那是三分谈笑，二分思念，一分微嗔，剩下的是半生相忘于江湖。

在这寒冷的夜里，纳兰只是放胆让自己回忆着。在他心目中，沈宛一直是个尊贵的灵魂，为他所倾慕。随后，认识的人愈多，愈觉得她是

他人生行路中一处清新的水泽。

为了她，他吃过不少苦，这些都不算。他太清楚他们之间的困难，遂不敢有所等待，几次相忘于世，总在山穷水尽处蓦然想起，算来即是一种不舍。

他知道，他们无法成为伴侣，他更无法为她抵挡凄苦的风雨。但他相信，即使世事将他们分开，沈宛一定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他也能用词的悬崖瓦解宿命的悬崖；即使沈宛无法安慰他，他难以关怀她，但是她一定不会忘了，在菲薄流年里，曾有一只青鸟飞过春天的纳兰府。

不曾停歇的情涛，总难免落一身萧索，过往的不是不爱，而是愈爱得深愈陷泥淖。这些，纳兰都知道。但如今的他，活得累了，转诸锱铢或酒色，不再怪罪十年前那如雨的流星，不再怨恨当年桃花深处的那惊鸿一瞥，不再辜负这悲沉的宿命，不再日复一日吐哺地等她归心。偶尔，情难自禁时，像今夜，踏月而行，在这里款款立命，任凭回忆一丝丝一缕缕绕着手。但，忆着，忆着，心里一层一层地结了冰。月光像厉鬼的舌头，舔着他心内不受控的思绪。

难道，这又是一个情愁出轨的夜晚？

“我醉了，你怎么还不来？”容若终于抑制不住心内的愁绪，摔帘而入。

留着那月，那夜，渐渐地，被人们睡黑了。

减字木兰花

相逢不语，一朵芙蓉着秋雨。

小晕红潮，斜溜钗心只凤翘。

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

欲诉幽情，转过回廊叩玉钗。

相逢不语，一朵芙蓉着秋雨